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湯 珣公瑾參閱

張江陵集

書

張居正

答宜大巡撫吳環洲策黃酋

區處黃酋

黃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貪縱寡謀終當歸吾羈縻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幾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區處黃酋

平露堂

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特用利餌以中其欲。諒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卽傳與蘆人。量加優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戒諭。以各守分地。任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肉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

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况今時則易然耳。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興修屯政

承示大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緒要在邊吏着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

舍屯種莫由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邇來聞漸就羈縻。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番爲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執此孤虜。無能爲也。疆場小釁。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斯不害吾大計耳。

答吳環洲策黃酋

區處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逸酒色憚于西
槍。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爲之納
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卽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
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
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爲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
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釁。非其大功。不知成祖封
三虜王。使命方回。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
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御機宜何
如耳。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衆。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爲。公幸與趙帥密計。如可柔服。以計餽之。如不可處。卽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絕。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卽以寄示。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求佛經

三娘子之好佛也。番僧說之以處虜爲六道下等。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

雖努力學。修尚須數劫始得成。度三娘子大怖恐。

生靈之命。皆係于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

僧因說以若待中華貴人依之即同華人矣故內
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

附之念益堅

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

京番僧。皆溷濁淫穢之流。不通釋典。遣去恐為虜人

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

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為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善。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

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

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

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為哉。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計處黃把把酋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即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于國

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執。未為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

然缺均。作敵則虜王不能。彈壓恐別生事。備

篤封之而。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

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執而為之處。增加

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為常例。此

例一定。彼即視為當得。與之不足為恩。滅之彼即生

怨。但可于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容餉動

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嘗在干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于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請奉 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于虜。近日鑑川措畫東事。頗覺窘迫。曲徇。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爲虜制之道也。車夷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責。

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任牧于龍門教場。夫盡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則黃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却其

事之成。勢輕于許諾。卒至兩不相應。而收事矣。

通事急于款

聘。遂生彘隙。致有已已之變。此則前事之可鑒者。豺
狼虎豹。亦有豢養于死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
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
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婦。不爾將來
必爲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
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
起于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
爲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
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俺答雖爲勞王。實不能制黃把二酋者。

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朝廷恩賴頗隆。渠亦自知非久于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徇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足。望寔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遼鄙寧謐。首謀之人。功效已見。卽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

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叅書，言閭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乎，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王鑑川計處黃酋

計處黃酋

世傳把酋高環洲所醜未知確否

把酋从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虜，勢將益弱。近報言能亦于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于此可見矣。但在

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卽令控告俺答。奏請襲
封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
可有減。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
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
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
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
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于我。俺酋老矣
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
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

黃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叅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愴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叅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叅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封貢

吉酋旣沒。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



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
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
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計處黃昆昆酋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
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
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
方。亦終當歸我羈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

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旣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于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悃誠。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于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異。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



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徇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晁中邊吏之膏肓。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画餅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

與蜀撫曾確菴計勦都蠻

計勦都蠻

凌霄旣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

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

然曾卒以此計

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

○平○賊○

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被香鑪

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

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

劉顯也特以間事論罷

帥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

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

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

其曠日持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為可喜。但公此意只意討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為功。又費一番賜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為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傳語順義。總使使之一

不相信。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重輕之意。此中大

有計策。公宜嘿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方金湖

制虜機宜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之。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

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勢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推鄭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應天巡撫宋陽由論均糧足民

江南釋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于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

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撻切者。然僕

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

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腴民膏

指分宜也

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

指華亭也

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

病寔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

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

爲私。割上肥已。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

蘇松地狹。恐亦無至七

萬頃者。七萬頃。糧又不止二萬矣。夫知何故也。

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

倍于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
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
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破姑息之
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
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
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典禮
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
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
逃亡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譟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

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人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制虜機宜

辱示屯政云云。俱于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譙戢矣。比者邊左之功。固爲奇。

特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于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庠戍以來虜禍日中于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弃大寧之地與之與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頰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

却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提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遇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愴惶。但令薊將歛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邨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卽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

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北。伏于賊所出
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捨不過四
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
而宣遼兩軍。合而感擊。彼既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
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情。破之必矣。一戰而
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
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
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
此。今先試之于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

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
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
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
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胆畧。可當此事否。
自允中有才略。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
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丙酉開市

頃巡按所報賓兔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
丙兔。寄居西海者。乃丙兔。非賓兔也。項已傳諭俺酋。

令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于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于朝廷。而非由于要索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寔。且

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朝廷以邊政之事專任公等其搯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兩廣殿石汀計招海寇

計招風賊

風賊爲廣帥所破走呂宋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殼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爲招撫寔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中名爲招撫寔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

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納吾接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陷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于已乎。且倚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于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渡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叅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稅事公所取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善後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旣克復。皆欲窺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狃者也。衆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遣

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旣戀其故土。又曾許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懷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徇人言。坐墮前功。

答蘄鎮吳環洲

計處長昂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

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卽欲斬以報功。僕聞卽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卽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反。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無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卽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驛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

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三邊總制論番情

制番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迫于圖功以解羣議，遂輕用
勿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恠。大
抵西之番族，廣之猺獞，事體略同，狐鼠鼯鼯，潛伏幽
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
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
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圖利。
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

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不教之兵。深入嶮阻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于調度。可語石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嚴旨責成。人言旁指。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艸木蒙密。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誘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永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

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艸薶而獸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于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于國家者皆知之。及竟爲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派

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也。一則恐漕渠既開糧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已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于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泇河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

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員錢糧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奔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粵寇

前閩中屢報鳳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旣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旣已奏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熟圖之。昨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

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治河

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

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

少。甚。高。然。漚。即。用。河。以。刷。之。

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

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

淤。流其窒。雖弃地勿惜。得眾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

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惟公堅定而審圖。

之、

答應天巡撫

迺皇墳

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為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

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

他端。沙知天下事必處之有道也。

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

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即此

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為國者肯一留意

于此時時修明 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
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撫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
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于流俗
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
爲己之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
後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
夫以 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始必有不得于
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
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真、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

惟後謀有疵甚悉

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虜市

近來東虜垂涎于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通。攜市于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

罷散。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闕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為急。必斥埃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徹之。聞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知虜中用事將亦不得向之人便可黃酋窮感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服。處置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閱邊部文川

薊鎮兵事

承別楮所評臨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

此以傲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捉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

江陵之係

喪敗矣。薊帥昨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

全成將軍至矣

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

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

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

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鵂屬夷之事，雖若防

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寔于功名未損，以

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

戚之在薊欲于修築卷之四之倭練兵教萬出塞大

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

刺土蠻亦非欲以一守丁事者

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

至于調用南兵一節實出于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謀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弃地與賊于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當罷之則

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不知謀土者為備入衛邊兵。或于本鎮地方抽撥。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張心齋

遼左兵事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于遼。連歲彼雖被剗。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屬意本兵。于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

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胆而不

寧遠善戰而少持

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

重

江陵之待

將

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國任事之臣僕

如此不以為諱也今乃勅云不與違將相還何哉

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

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

計處倦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
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
處今既為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何者

款貢曾與之約云。膝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
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
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
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
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
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
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
言有神術。呪人人輒死。喝城城卽崩。俺答信之。令人
押之于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

就大同乞貢。中國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旣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朝廷亦將不信。而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卽彼不從。我

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卽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况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

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男

徐桓鑒惠朗叅閱

張文忠公集

書

張居正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

計處安首

所示安會事具見高識遠猷

朝廷可追南顧之憂

矣追念安會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蒙

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爲國，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畫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構煽。

之。星星之火。遂至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備辭。遽爲騰奏。小則構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于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

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

○教○詳○意○

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姦徒。毋令狡倖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

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槩行會勘。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薊遼總督

薊遼邊情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蓄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

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歛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

以身免。今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過。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

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寔脩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寔。一旦債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陞用。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許處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

特宜大受

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為邊患而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

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

小會作孽，已即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會愚而罰

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况他鎮

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繇，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

故。彼若以西槍為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

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為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

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

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

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勦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紀律。况夷性乎。且前已賠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

與張心齋

制御東西虜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旣感吾放麀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

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進齊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

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

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

要于我。啓釁淪盟，必自此始。是威蕩于東而惠竭于

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

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

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

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

極也。

戰我力專而成功易矣。且一順一逆，提備其間，所兵。

九邊皆安遼東獨

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不虞。盍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論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

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河道吳自湖

治河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淮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齧。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旣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涸。有妨于

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為難而上陽高寶之

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

閘以為運艘繇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

字解即

氏之言比之挽淮為力似易其河流自繇故道入海

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

可免昏墊而于運道亦無所妨但僕自來未經此地

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早以備採擇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均賦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

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
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
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
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恃
頑強梗，咸頽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
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
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庶利者禍之胎，而人所
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 朝 廷 之 法 故
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

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于門巷。馴良之稱。見旌于官廡。繇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刺首。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疾。而慈母之于愛子。必刺且擗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

中于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俺酋西行

北虜貢議、公寔始之、蓋八年于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旣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旣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

彼蓋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黽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恭縻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其後果失利

答邊鎮巡撫

邊情

虜衆旣敗于西，復挫于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

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旣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藩。若使瓦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卽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惡。惟在廣積賂興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青酋

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

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當時有馬多不能給價之患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

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

酋與土蠻結謀入犯皆屬虛妄。月初青酋尚在宣府

為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俺答

衆疑始釋。方金湖公于東偏事不甚闇習。昨聞薊衆

即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

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

關係。着數須是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于收拾

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

回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順義事情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
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
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
馬匹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
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
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
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



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斷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疋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麩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宣大邊情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

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俺酋西行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

付差人賚上矣。俺曾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刺。不存之。中。國。永。無。患。矣。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旣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

久也。

答吳環洲

青土二首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為土蠻所掠執益衰
 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即復書言犬羊之性惟
 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魚然弱則屈服雖身為奴隸
 而不耻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執土蠻以力驅
 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為安枕
 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駑
 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

晏斯上 密而其強向如此

此時前逐

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富強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 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遠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

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

江陵每言

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

近來士大夫落晚末習奔誠然

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

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

為王。富強之為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

培養 冲德外。其播 命令者。寔不外此二事。令已

是時之邊晏然內靡

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

充積後來五十年太平此基之矣

變。尚或難支。馬在其為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為卑

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

乃可有效。若徒勝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寔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五嶺事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徭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

賊耳。狴山而蠢，狼流來無畏。黠而好亂，大兵一臨，狴
走于狼，印竄穴中。蒙木枋，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
臂。故所殺者皆狴賊也。山深菁密，逸刀漏網者安得
盡無。及大兵既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
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或有司不
察，慨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
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
者，蓋狼賊非狴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
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

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嶺表之盜。每多內地人爲之。後濟。身自爲賊矣。鳥盡弓藏。兔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艸。銛鉏旣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

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艸萊。開通徑路。悉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菁之區。猿狖鼯鼯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熟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深圖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三 吳錫卹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

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祖制防微至此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目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恩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宜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答薊鎮巡撫張峇來

史車二首

虜酋帥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于

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須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爲治之要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于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
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
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寔惠益寡。天啓聖明。雖
在冲幼。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
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于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
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
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
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
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

已。姦人不便于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

江陵故不樂講學諸公

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

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

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

勲。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于心。所以宣上達下者。

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

若嚴整。而泮泮愛民之意。藹然于言外。以是服公之

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

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卽是真倭。但嚴備以待

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答宣府總督鄒範溪

虜情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上蠻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我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鄒兵憲有才略，習邊事，俟有缺卽補。

不別推也。鎮口堡開礦事，公所諭感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况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于將來。尚煩公之籌慮。人旋艸艸，番文三紙，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答三邊總督

套虜貢市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款

貢之議始于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覲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艷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延鎮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搗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

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刺。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况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脩怨于瓦刺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賞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

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薊鎮軍情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闖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忌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

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

之勉之。辱示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

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

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于南兵

恐南人不協。故切言之。

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不

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

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

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

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

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

答薊遼總督張曜峽

虜情

辱示青簡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于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効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于心耳渠去伏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答之云宣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虜所爲者耶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尊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素爲諸部所畏也鄙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

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卽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卽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卽今秋上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高山西、于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卽夙儆該鎮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此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倫部衆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

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于薊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答總督張峪來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虜情

馬王大二酋橫索事前。偶有聞。卽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甘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鈴束

後來

也。然青酋乃一技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云兄順義自卜苗時益衰諸部各自求謀而貢事稍稍壞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

矣

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

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鎮江空情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為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

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

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

江陵耳日最廣北此細事皆能

及報不以寔耳江南以隱匿盜情為常事數年之間

先郊故撫按不敢欺也

一發於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間則法紀蕩然矣

皇明經世編

張江陵集

鎮江盜情

五

平露堂

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扶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東撫事宜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

叅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丈量事非數年只宜

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

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

旨行之。差後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間處

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

俱不。朝賀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以

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

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

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

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西虜貢市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卽宜照節年事例進貢。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

也擺酋另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把都既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定又當謹守韜鈴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

鎮時僕卽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
撫按職掌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紀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真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

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寔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畱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于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怨。懟忿恨矣。何則。驢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况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勲臣優免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 欽賜者。糧且不納。而况于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勲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

相合幸惟尊裁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虜情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捨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歿。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卽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悉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歿。必且壽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

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札亦卽封呈。上覽。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死言邊事

順義虜情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卽力止之。俺酋未死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當處者。亟以見教。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于處豁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順義襲封

辱示虜情及諭拙力良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黃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

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

特三

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

婦子。憎黃所老病不肯與聚也。

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為失歡。若果有此。且

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 卹典

屬部議覆。仍當于 旨中從厚以示 天恩。

答巡撫蕭雲峰

虜情

辱示市本缺乏。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即屬
計部議處。安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
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歿者。在我當中嚴舊約之時。

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孽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卽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薊鎮鄭範溪

勝情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

來張本。